

## 小序

在人们的印象中，海钟很早就出道了。按字面理解，出道的意思无非是成名成家——换句话说，海钟年少成名，早早挤入名家队伍中了。我得赶紧声明，“名家”不是评价一个画家的标准，因为很多“名家”金玉其外败絮其中，徒有虚名而已。

记得十几年前，我策划并主持一个中国画展览，和海钟结识，立即对他的作品刮目相看，之后断断续续有些联系，始终觉得他是非同一般的：目标明确，并且步伐坚定。我不喜欢随大流的人，也不喜欢投机取巧的人，前者没有个性，跟随潮流亦步亦趋；后者没有原则，随时可以变换观点和立场，以换取实利。海钟对潮流避之不及，心无旁骛地追逐他的理想，几近于固执的程度。固执有其可爱一面，又有其不好的一面。我与海钟多次谈论过这个问题：一个画家的坚持和变通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自我拓展？结论大概是模糊的，甚至是不存在的，因为它涉及到每个画家不同的才分、素养和目标。所以，我总认为，任何言辞都得落实到个人头上。譬如，对有的人而言，若是固执己见了，明摆着就是一条末路。对有的人则相反，固执帮助他一心一意走自己的路，直至最终登顶。

海钟主攻山水画，也画一些人物、动物小品。就题材而言，他涉及的范围比较广。大家都知道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这句名言，指的是一个人在积累了丰富阅历之后的人生状态。海钟越画越松弛，有点“从心所欲”意味了，随手书写，皆成文章；肆意涂抹，佳作频出。但是，海钟在“心”与“矩”的关系里，其实更多地重视了“矩”。这是中国画的两难境地：没有“矩”的规范和约束，何来中国画源远流长的美学趣味？埋头在“矩”里淘金，不问“矩”外的世界，还有多少可挖的东西？从内部看，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，许多问题实际上被遮蔽了。从外部看，又无法触及“矩”的核心，容易导致认识的隔膜和偏离。这样，如何在两难境地突围，是难上加难的。

如果海钟以目前的姿态一路向前，境况会怎样？如果他转身去做中国画“破局”的工作，境况又当如何？我素来认为，守成也好，破局也好，都是创作实践的事，是画家通过不断的实践来实现的。就像许多自称要保守中国画精粹的人实质是一伙草包，既不懂什么叫做精粹，又不知如何去保去守；而叫嚷着要破局的人往往乱搞一气，大多是自欺欺人。我和海钟每每论及此事，总会心一笑，意味便在这一笑之中。话得说回来，我们毕竟不是谈禅论道，画是具体的，具体的东西是可以通过分析和解剖来认识的。我能够说，海钟的悟性和才能支撑得住他内心的小宇宙，因此，对他的期待才显得真实。

此前，海钟发了一批近作的图片给我，是为画展所准备，从中可以看到海钟的一以贯之的坚守。有的论者从海钟对古意、禅意之类东西的迷恋，得出一些高大上的结论。我倒是认为，画家就是画家，没有那么玄妙。画家有境界之别，有意趣之别，有气象之别，等等，这一切还得落实到创作上和作品上。我面对海钟的画作时，有时候不免产生一种恍惚——假如他早生一百年或两百年，是否更如鱼得水？或者，恰恰是他生在当下，才凸显出他的独特品位？为什么产生这样的

恍惚，我想了大半天，也没结果。

李小山

2015 · 11 · 16